



寒风中,他们在坚守……

冻透的世界,有温暖的坚守

本报评论员 彭玲

冷、冷、冷。
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对这个冬天的感受,那就是“冻透”。

是的,冻透!
大地冻透、楼群冻透、管道冻透、线缆冻透、水表冻透……

数夜之间,冻透的世界给了许多人的正常生活重重一击。

“管道冻坏,需要维修……”

“水表冻裂,跑水了……”

“天然气打着火了,是怎么回事?”

“停电了……”

“没有水了……”

在冻透的世界,这样的声音一个比一个焦急。

这个时候,人们对水电暖的渴求,比任何一个时候都强烈;这个时候,人们对生活的担忧比任何一个时候都焦虑。

故障就是命令,警情就是呼唤。

他们出发了。

爬上梯子,检查线缆……

跳下窨井,疏通管道……

凿开路面,查找漏水点……

攀上外墙,打开柜机……

抢修,似乎成了冻透世界最重要的事。

查找管道漏水点,刨开冻

实的地面,修好冻裂口……那些管道维修工们,一千就是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为了不让生活冻透,他们选择了让自己冻透。

检查线路、敲碎冻渣、接好断线……那些电力工人,僵硬的手在和僵硬的线缆搏斗,他们的眉毛上结了霜冻,作业的身影书写着冬日最温暖的坚守。

保供水、保供电、保供暖、保通信、保交通、保运输……世界可以冻透,生活不能冻透。一句话,保正常生活秩序!保城市一切正常运转!

为了这样的目标,不止是

水电暖部门维修工在坚守。

还有交警、环卫工、快递员、外卖小哥……他们从未在严寒中退却。

天刚蒙蒙亮,穿橘色服的环卫工又出现在街头,他们清扫路面的身影依然那么坚定。

冷风如刀,交警站立如松,他们指挥交通的身影,依然那么坚定。

启动摩托,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顾客手上,外卖小哥上路的身影,依然那样坚定。

24小时值守,随时待命,随时出发,走向街头……

冻透的世界,许多人可

以待在温暖的屋子里,但总有一些人必须在凛冽风霜中劳动——他们的现场,在街头。

执勤、执法、救援、维修、除障、排险……

穿越冰霜,坚守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最大热爱。

不惧凛寒,户外奔走,就是对本职工作最好的承诺。

纵是世界冻透,也要用钢铁意志和低温搏斗。

因为世界可以结冰,人心不能结冰。

因为世界可以冻透,生活不能冻透。

供排水维修工杨宝健—— “水通了我就高兴”

本报记者 何晓玲 摄影报道



上午10点,零下11摄氏度,杨宝健穿得很单薄,在水井的狭窄空间里干着活(上图)。“穿这些不冷吗?”“冷呀,但是穿厚了干活儿不方便。”杨宝健搓搓冻得通红的手,低头又忙活起来。

杨宝健是沧州供排水集团营业公司东运营所东四五片区维修队的一名维修工,辖区有7万余个用户。近日气温下降,市区一些自来水管冻裂跑水,还有很多居民楼内的管道被冻。除了完成本职的维修任务,杨宝健和同事还义务为市民解决难题。

记者采访他的当天,他已经70多个小时没回家了。“这几天,我白天在外面干活,一直忙到很晚,就住在单位。今天早上5点多我就接到了报修电

话,去沧兴一品小区查看漏水情况。”杨宝健一边细数着自己的工作,一边熟练地用铁锹撬开一袋子融雪剂。

他一挥铁锹,把融雪剂洒在跑水结成的冰面上。“得把冰化了,别摔着人。”杨宝健戴着口罩,热气从口罩里往外冒。

得知杨宝健忙到10点多还没有吃早饭,他的同事催他赶紧去吃饭。杨宝健应着,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他又灵活地钻到水井里查看漏水点。他说,这大冷天的,不能让居民家里用不上水。

“每次修好漏水点,市民给我们道谢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热乎,觉得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杨宝健说。

环卫工人王翠兰—— 再冷也要把马路扫干净

本报记者 霍钢杰 摄影报道



52岁的王翠兰(上图)是中环洁(沧州)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名环卫工人,今年是她从事环卫工作的第6个年头。“天再冷再热,我们也得正常上班,要不这街面上的垃圾堆起来,不乱套了?”王翠兰说。

凌晨5点开始工作

凌晨5点,大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中熟睡,在沧州高铁西站附近的狮城大道上,王翠兰已经开始工作了。此时的街道,寂静空旷,王翠兰能听到的也只有呼啸的风声和扫帚摩擦地面的声音。

从解放西路与狮城大道交叉口向南,几百米的距离。看着不远,但是除了主干道的路面,还要负责道路两侧的便道以及绿化带草坪等区域,王翠兰的工作量并不小。

黎明前的夜幕下,王翠兰片刻不停地挥舞着扫帚。公司要求的标准是,在清扫过后,要做到路面净、人行道净、绿化草坪净、墙根净。“从这个墙根到那个墙

根,都要照顾到。”

口罩要戴两三层

凌晨6点多,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时的气温-13℃,王翠兰基本完成了道路的清扫。接下来,她还要对路段进行不间断地巡回保洁。

刚扫完路面,身体会出汗,开始巡回保洁后,运动量会略微下降,被风一吹,就凉透了。

“就得多穿点儿,然后让自己动起来,看看哪儿还有第一遍扫的时候没照顾到的地方,这会儿再处理一下。”说这话时,王翠兰正戴着两三层口罩。

鼻子呼出来的气,会在口罩上凝结成微小的水珠,慢慢地把整个口罩浸湿,如果外面没有再戴一层,口罩就会逐渐被冻硬。

黄色的安全头盔下面,是厚实的棉线帽子,再往下,是口罩。整个头部,只在眼部露着一条细细的缝隙……除了头部裹得严严实实,王翠兰的身上也“全副武装”:外面是橘红色棉服,里面是保暖的马甲、厚实的毛衣……

喷壶要等化了冻才能用

早晨7点多,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也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

来来往往的车流和人流也带来了新的垃圾:行人随手丢弃的烟头、车轮带来的树叶和泥沙……王翠兰顶着寒风,拿着扫帚、垃圾捡拾器等工具一遍遍地清理……

忙到将近10点,要对垃圾箱进行消杀。这个时候才开始进行消杀,是因为除了口罩,会被冻上的,还有消杀用的喷壶。

“来之前灌的都是热水,要不然都得冻住,现在只是喷嘴冻住了,等到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喷嘴化开后,就可以兑上消毒液进行消杀了。”有时候天气太冷,单靠天气变暖实在化不开喷嘴,王翠兰就用一块布捂住喷嘴,或者到车站借点热水,把冰化开。

对于工作的脏、累、苦,王翠兰似乎早已习惯了。在她看来,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确保责任区域干净、整洁,就满意了。